

中东民主化的可能性和艰巨性

虞卫东

内容提要 自从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提出后,中东民主化已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试从理论角度分析中东民主化进程,认为它主要受四个因素制约,一是伊斯兰与民主既相容又不相容;二是美国的中东政策发生了变化,从“例外论”到“改造论”,从“文明冲突论”到“第三波”民主浪潮,但双重标准不会改变;三是民主和反恐不是相辅相成的;四是现代化与民主并非成正比。因此,中东民主化的实现将是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关键词 大中东民主计划;可能性;艰巨性

作者简介 虞卫东,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学院国际冲突与安全研究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20)。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Initiative" has influenced greatly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slamic World.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its process from four sides: 1. Islam and democracy is both compatible and incomparable, 2. Although US Middle East policy has gone through great changes, from "exceptionalism" to "reformism", from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to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ts nature of dual standard has remained unchanged, 3. Democracy and anti-terrorism is not interlinked, 4.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cy is not in proportion. Through them, it proves the possibility and difficulty of the Middle East democratization, which is a long-term and arduous process.

Key Words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Initiative; Possibility; Difficulty

在经历了“9·11”和伊拉克战争后,2004年美国提出了“大中东”民主计划,该计划中的“大中东”地区,包括中东22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以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该计划将以多种援助和刺激手段鼓励大中东地区推行政治改革,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埃及、约旦、沙特、卡塔尔、巴林、黎巴嫩等国先后表态,反对美国“强加”给阿拉伯人民的“民主改革”。阿拉伯学者中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干涉阿拉伯国家的内部事务,也有人表示,此计划对阿拉伯世界是“一个提醒”。2005年初至今,伊拉克、巴勒斯坦、埃及、沙特及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相继进行了议会选举和宪法改革,对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做出了程度不同的回应。但中东能否迎来真正的民主,这种民主又能为中东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何种福祉均是无法预测的,这仍将是一个漫长和艰巨的过程,因为在中东民主化问题上尚存在一些悖论。

一、伊斯兰与民主既相容又不相容

伊斯兰民主的实现存在着一些悖论。一方面,伊斯兰是一种信念和价值崇拜体系,以“敬主——忠君——秩序”为主的意识形态,渗透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各个层面。

不少中东国家形成了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统治、世袭制、一党制、强人政治等权威政体。中东大多数国家在历史上属宗教伦理型社会,常将伦理道德神圣化,排斥法理。

西方认为伊斯兰教不民主的理由是:一切以“神授主权”为主,政教合一。伊斯兰教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是公议制。而公议既不承担义务,也没有约束性,它取决于统治者的决定,是自上而下的,不具有民主的合法性。^①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民主是一种“为达成政治决定而存在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通过为了获得人民的选票而展开的竞争活动,个人获得了作出决定的权力”^②。这里的民主,只限于一些基本的要求:竞争性选举和基本自由。若深究则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民主标准。

伊斯兰世界缺少西方民主生成的文化和制度,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民主。2003年佩尤全球民意调查就“民主是否只属于西方,是否也适用于阿拉伯”这一问题在一些阿拉伯国家进行了调

①【德】迪特·森格哈斯:《文明内部的冲突与世界秩序》(张文武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②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Harper, 1947, p.37.

查，结果是：83%的科威特人、68%的约旦人和53%的巴勒斯坦人认为民主适合阿拉伯世界。有7个阿拉伯国家的受访者把“公民/个人权利”列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伊斯兰与民主是有相容之处的。伊斯兰国家的政治文化不明显倾向于民主，但也没有明确反对民主。伊斯兰教就包含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出现了非意愿的多元性。从逊尼派、什叶派、苏菲派等对现行启示文献的不同理解中可看出，即使像伊斯兰教这样一种整体性极强的宗教也避免不了多元化的诠释。^①伊斯兰社会的世俗化已经推广到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各领域。宗教多元主义和宗教宽容对人们在投票时进行自主选择和承担责任是有影响的。《古兰经》和沙里亚法要求统治者公正地治理社会、听取人民意见以及允许社会多样化等，这一切为推行民主奠定了基础。

民主自由和权利从属于整体的伊斯兰教信仰及其价值框架。就像哈里发时期，穆斯林可以批评政府，组织行会、职业组织和政党，但不能与伊斯兰教发生冲突。^②

历史上，伊斯兰教与世俗化、民族主义的协调，证明了时代的现实主义浪潮是不可阻挡的。^③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进程的迟缓和滞后并不能抹杀曾进行过的民主化尝试。因为教法本身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随着时代变化，它已不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伊斯兰教讲究调和，并不是固执己见。伊斯兰教是宽容和广博的，土耳其就是一个明证。^④

随着中东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民主之声渐成潮流。阿拉伯国家最近大选的投票率都较高。2005年1月的伊拉克议会选举中，尽管逊尼派曾抵制选举，但仍有约53%的登记选民参加了投票。2004年

4月阿尔及利亚总统大选的投票率达58%。2005年1月，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选举的投票率达73%。从总体上来说，不少国家的投票率超过了美国大选的投票率，表明阿拉伯人民是拥护民主的。

目前，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伊斯兰与民主的互动，一种是伊斯兰民主化，对传统伊斯兰观念的重新解释，包括政治协商（舒拉），公议（以制马）和个人判断（伊智提哈德）或重新解释。这都是支持民主议会制、代表选举制和宗教改革的观念^⑤；另一种是民主伊斯兰化，许多伊斯兰实践主义者把议会民主“伊斯兰化”，力图借民主手段推翻政府，建立自己的政权。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即为最好的例证。此外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埃及和约旦的穆斯林兄弟会以及科威特的改革会等都支持民主选举。哈马斯已通过选举赢得政权。

不同国家和文化会采用不同的民主制度，在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优先性。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是全球性的，在非西方文化的各个地区和国家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要想在伊斯兰国家实现民主，必须立足于伊斯兰文化和信仰，倡导社群和个人权利，多元主义的必要性、诚实负责的政府以及代表民意的思想。^⑥

二、美国民主的双重标准

虽然美国口口声声要在中东推行民主化，但其政策是自相矛盾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给各种文化排出一个与民主对应的序列。它们依次是：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儒教、伊斯兰教和黑非洲文化，称伊斯兰教对民主的发展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同时又指出：“在波斯湾，沙特阿拉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是最不民主的国家，而伊朗作为美国最大的对手，却是最民主的国家。”

很明显，这与美国的战略政策有关。长期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基本上是围绕着保障在该地区的三大利益——“石油供应、以色列的安全和地

①【德】迪特·森格哈斯：《文明内部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第56页。

②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董正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③John L. Esposito, *Islam and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7.

④索非亚教堂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是一座拜占庭式的教堂。335年由君士坦丁大帝首建，532年查士丁尼一世续建。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占领，被改建成为伊斯兰教寺院。

⑤约翰·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页。

⑥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榕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区稳定”而展开的。一是美国将自身利益置于绝对地位；二是以亲美与否划界，容易导致美国采取“双重标准”。因为民主选举会带来地区的动荡，很可能把一些现在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政权选下台，影响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2003年10月两党小组发表的报告表明，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敌意达到了十分可怕的程度，反美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日益上升。“我们不仅需要进行策略上的调整，而且还需要进行战略性和大刀阔斧的改革。”于是，美国改变原来只求中东地区稳定的政策，提出了“民主改造论”。随着恐怖主义势力日益上升，美国改变原来只求中东地区稳定的政策，提出了“民主改造论”。在它看来，支持民主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民主是“普适的，不言自明的和不可剥夺的”^①。布什坚持“在中东地区的核心位置建立一个自由的伊拉克，将是全球民主革命的分水岭”，是“跨时代的挑战”，希望通过“民主化”对伊斯兰世界进行全面“改造”。他还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拥有世界1/5信仰者的伊斯兰教与民主的原则是一致的”。

从以前的“民主例外论”到现在的“民主改造论”，似乎显出了美国对“大中东”地区的一些“诚意”。2003年11月布什总统在美国商会演讲时提出“迈向中东自由战略”，期望在欧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所展现的坚持、活力和理想主义也能在大中东得到同样结果，即以自由的进展导致和平。接着美国草拟了“大中东倡议”，采用多边主义的方式，和八国集团合作，促进中东的政治经济改革：一、促进民主和确立良好的社会治理，建立优质政府；二、建立知识社会；三、扩大经济机会，从根本上解决恐怖主义和动乱，确保美国及西方盟国安全。布什政府及其拥护者认为推进中东民主不仅有利于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还有利于维护美国安全。

“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亨廷顿也推出了“第三波”民主浪潮。无论他是学术上的标新立异，还是为美国的对外扩张提供理论支持，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希望通过民主化来改变中东的

政治格局，当然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格局。用完战争的“大棒”，然后抛出民主这根“胡萝卜”，完全符合大国战略的变化规律。

不过，美国的双重标准不会改变，因为它担心民主化会导致反美的极端势力上台，直接影响石油供应。所以，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仍会以其石油和反恐战略为轴心。

在美国的双重标准下，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与其实际的中东民主化政策相互抵触。前者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后者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有迹象显示，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更多源于美国的霸权政策，而不是对美国价值观的拒绝。根据朱洛比国际2004年5月的调查，阿拉伯国家的大部分受访者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目的是控制石油、保护以色列和削弱伊斯兰力量，并非推进民主。的确，美国对推进中东民主是有限的，因为它不愿意看到一个不与美国合作的民主政权上台。就像对民主选举产生的哈马斯政权实行经济制裁一样，美国需要的是作为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民主工具，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民主选举。由于民主化是反映人民的选择，不是美国的选择，对美国而言，具有一定的风险，于是便采取有选择的和双重性的民主政策。

三、民主与反恐不是相辅相成的

美国在伊拉克竭力推进民主化进程，其目的就是想在中东打造一个民主典范，让伊斯兰世界承认民主是可行的；另一方面，按照西方的逻辑，民主可以消除伊斯兰地区所滋生的恐怖主义。“通过参与公开的政治竞争，潜在的恐怖分子及其同情者的主张能够被公众所关注，他们就没有必要诉诸暴力来达到政治目的。”^②但是，恐怖分子往往是小规模的秘密组织，并不立足于民主原则，通过选举很难让他们有所改变。

是否一个国家越“民主”，就越不会滋生恐怖分子？事实上，民主化无法阻止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因为中东的恐怖组织是为建立他们的伊斯兰国家而战。中东实现民主，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权？伊斯兰政党胜出，在一些重要问题（反恐、维持波斯湾的安全和确保石油供应等）上与

^①高祖贵：《美国和伊斯兰世界》，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

^②F. Gregory Gause III, "Can Democracy Stop Terrorism?," *Foreign Affairs*, 2005 Sept/Oct, p.77.

美国合作还是对峙？不合作就不民主吗？像哈马斯这样的伊斯兰激进政党，还会支持恐怖袭击吗？反对以色列的占领就不民主吗？根据民意调查和最近的阿拉伯选举情况看，民主选举可能会产生新的反美政府。究其根源在于美国的中东政策，这既不是民主的过，也不是伊斯兰的错。

民主与反恐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民主国家也无法排除极端势力的恐怖活动。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主国家中就产生过不少恐怖组织，如意大利的红色旅、爱尔兰的共和军、日本的赤军和西德的红色军团等派别。土耳其的民主也遭到了多年政治暴力的冲击。如今伊拉克的民主化也面临着派别之争引起的恐怖主义威胁。佩蒲（Pape）在《以死取胜：自杀式恐怖主义的战略逻辑》一书中提到，自杀式袭击的目标几乎都是民主国家，袭击的动机是反抗外国占领。随着基地组织的全球化和标识化，恐怖袭击的目的多元化乃至混乱化，谁都可以打着基地旗号大干一场。

恐怖主义是原生的，而不在于国家的统治形式。斯特恩（Stern）在《上帝名义下的恐怖》中指出：“民主化不是战胜伊斯兰极端主义必须的有效办法。”^①

格利高里·高斯建议美国应将重点放在阿拉伯世界民主上，而不是放在推动阿拉伯世界马上进行的选举上。应鼓励世俗的、民族的、自由的政治组织的发展，使它们能与伊斯兰政党抗衡。这的确可以解决伊斯兰力量一枝独秀的局面。不过，重中之重还是要美国拿出民主改造的诚意，使民主不仅仅是手段，同样也是目的。因为一旦民主化没有马上带来美国所希望的地区稳定和反美情绪的减弱，美国会怎么样？如目前在伊拉克频繁发生袭击什叶派穆斯林的事件，造成伊拉克局势极度紧张，甚至有人声称会发生内战。美国是加大军事控制，还是继续推进民主进程，抑或齐头并进。当然，美国在伊拉克重建过程中经济方面的无作为也是该地区混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现代化与民主并非成正比

现代化，就狭义而言，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而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和经济技术改造，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②亦即，现代化就是一个不断解放生产力的过程。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所带来的冲力往往会造成原有社会秩序的裂变，从而使传统向现代的大转变带有某种突发强制性，内外阻力都很大。特别是边缘化与半边缘化的扭曲过程造成强大的民族主义因素，这既是现代化的动力，也是现代化的阻力。^③

伊斯兰世界属于发展中国家，处于转型阶段。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第三世界采用的是混合式现代化类型：在市场体制上接近资本主义模型，具有面向资本主义市场的外向型特征；就传统体制而言，接近于社会主义模型；在政治上明显的反西方主义；在经济上则受到西方的强大吸引或无法摆脱依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少伊斯兰国家实现了独立，将伊斯兰与西方殖民者留下的政治体制相结合，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可惜的是，现代化所带来的不是成功，而是贫困和依附性的腐败经济。因此出现了“伊斯兰回潮”，下层人民和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宣传伊斯兰、净化社会及消除腐败来重整伊斯兰。现代化在中东便成了殖民和腐败的代称。

从长期的历史过程看，经济发展为民主化打下了基础。但从短期看，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不稳定也会毁掉民主。少数中东国家经济的急剧增长使权威政体失去了平衡，迫其或者推行自由化，或者强化高压统治。一些国家依靠石油出口，赚取了巨额“石油美元”，而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却形成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政治发展水平并不高。

经济因素不是绝对的，现代化与民主之间并不成正比。拉丁美洲的实践表明，现代化对民主并不利。问题不在民主本身，关键是采取什么样

^①F. Gregory Gause III, "Can Democracy Stop Terrorism?," *Foreign Affairs*, 2005 Sept/Oct, p.77.

^②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17 页。

^③同上，第 18 页。

的民主。拉美的民主是精英民主,容易导致腐败和两极分化。中东国家若不立足本国的现代化实际,随意与发达国家攀比,将会导致消费超前和民主超前。在政治共同体不稳固的情况下,匆忙实行民主化只会适得其反。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会带来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使权威政体的控制力下降;经济发展在国家之外创造了新的财富和权力资源,以及参与决策的基本需求,甚至导致社会结构和价值的变化,推动民主的发展。只有这种经济发展才会带来民主化。^①但有时候,经济发展非但没带来社会价值的良性变化,反而促进了权威政体的控制力,造成更加不民主的后果。因为,当经济现代化的速度远远超过政治现代化的速度,就会导致经济现代化缺少政治保障。^②

亨廷顿还认为,军人干政是政治现代化不可分离的一部分。^③在中东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中,军人干预政治是司空见惯的。如自1960年以来,土耳其发生了4次军人干政事件,目的是为实行进一步的政治现代化扫清障碍。中东国家的军队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现代大工业和先进生产力关系密切,多受过高等教育,特别受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较大。他们既是现代化的积极促进者,又是现代化的干扰者,影响了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事实证明,在这些国家,导致暴力冲突的原因还是在于现代化,而不在于落后。比较富裕的国家较之不甚富裕的国家来的稳定,但是那些位于国家经济水平最低档的赤贫国家,则不像那些比它们地位略高的国家那样容易发生暴力冲突和动乱。”^④可以说,中东大多数国家现代化有所发展,但政治和经济还不完善,存在不少问题。

但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经济发展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改善人民生活,使人民在生活充裕后产生对民主的普遍向往;能提高社会教育水平,较高

教育水平的人更具有信任和满足的品性,这有利于推行民主生活;会促进大量资源的分配和流动,从而促进了和解与妥协;能推进社会开放、对外贸易、投资、技术合作和旅游,开放的社会更易接受工业化社会民主观念的影响;会促进中间阶级的不断扩大。民主需要现实主义和务实主义。

另外,一旦经济发展出现危机,甚至大萧条,也可能产生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在权力资源扩散的国家增强民主化的压力;专制的统治者再想继续垄断权力、紧闭民主大门已越发困难。要取得现代化的成功,推进民主化是必要的,民主会带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文化与思想的进步。现代化与民主是相辅相成的,但不是绝对的正向比。

五、结论

综上所述,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充满了悖论和困惑。就伊斯兰自身而言,对民主尤其对西方的民主理念存在一些背离和差异;就美国的“大中东民主”战略而言,又离不开美国的中东利益及其“双重标准”;就反恐和现代化建设而言,它们与民主并非绝对成正比。无论如何,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民主进程充满机遇和挑战,且变数不少,因而极具可能性与艰巨性。但它们可利用这波“民主浪潮”,立足于各自的传统和社会实际,借鉴西方的民主制度和现代化经验,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改革,逐渐建立起适合自己的民主制度,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责任编辑:马丽蓉 责任校对:杨阳)

•••••



①Samule P.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164.

②陈德成主编:《中东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③【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75页。

④同上,第39页。